

东南欧文坛的现实

彭 倩

2015 年东南欧仍经受经济危机余震，大危机未去，小纷争不断。南欧躲进现实主义中思考人生，只管书里风花雪月，哪看书外生活重担。东欧民族相斗阴影尚未远离，仍需表明坚定立场。悬疑之风横扫东南欧文坛，世界文学之旗指引民族前行。老作家老当益壮，仍推新作。钩稽爬梳 2015 年东南欧各重要奖项，可整理出两条主线，一为现实家庭可作抵御尘世之乱堡垒，二为世界文学可为促进全球和谐之宝剑。

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美就是生活”，并指出：“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为艺术在现实中争夺一分田地，在他的理念中，艺术是不会反映旗帜的颜色。现实主义文学在历史中曾一度占据主流，在上世纪末日趋式微，它的主导地位遭受了冲击，权力话语地位被拆解。2015 年的东南欧文坛，却是在回归传统，尤以意大利表现最为突出，几个大奖都一致地选择了家庭为主题。

“世界文学”最早由歌德提出，经过百余年的演变，世界文学的构想逐步发展成为了一种审美现实。从实践的层面看，世界文学既涵盖了普世价值，又传递着各民族的特定话语。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矛盾久已被讨论，文学的生命力似乎一直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中摇摆不定。撰写过《何为世界文学》的达姆罗什曾指出过这种摇摆性，世界文学选集的编选原则，总不外乎两个：要么是在“不同地区和时代，

^①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第 6 页。

反映了与我们相同意识”的作品中选择，要么是从“外来的异类”，拥有会“增强我们对自己的认同意识”的“外国性”^①作品中选编。2015年东南欧中，波兰与捷克两国大奖作品既融合了本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又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

一、大奖作品多悬疑

意大利斯特嘉文学奖名气最大，争议也最多，选票不透明常为人所诟病。斯特嘉评委昵称为“周日之友”，浩浩荡荡四百余人，往届得主及入围作家常会参加。去年奖牌得主为尼克拉·拉乔阿（Lagioia Nicola），70后，2001年出道。小奖不少，入围决赛多次。拉乔阿2010年出道伊始即一鸣惊人，小说《将一切带回家》（*Riportando Tutto a Casa*）连获三奖。和老东家埃诺迪出版社（Einaudi）出版的《凶猛》（*La Ferocia*）终于收获最高荣誉。剧情惊悚，丝丝入扣，倒与斯特嘉文学奖的本意“女巫”颇为契合。年轻女孩遇害，案件调查之际，却牵扯出家庭纠葛恩怨。看似为悬疑侦探片，实则打了一手亲情牌。评委会主席皮克洛（Francesco Piccolo）最看好的爱莲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却当了探花。她依旧神秘，以至于电台直播时，人们忘了去聊聊这些入围的好书，而纷纷猜测起她的身份和性别。斯特嘉奖五强入围人选，四男一女（爱莲娜被假定为女性），有好事评委却开起玩笑，说不定这爱莲娜是同性恋呢，这下又该如何平衡男女比例？

西班牙古老文学奖，纳达尔奖今年颁给了乔斯·瓦雷斯（Jose C. Vales）。他既写又译，翻过奥斯丁、雪莱等人的名作。获奖作品为《比亚里茨歌厅》（*Cabaret Biarritz*）。1925年夏季，法国南部迷人度假海岸比亚里茨连发命案。暴风过后，年轻女子被害。五年后，有一小说家欲以此为题。他做起了侦探，探究凶杀案原委。一部侦探小说，

^① 转引自江宁康：《世界文学：经典与超民族认同》，《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3期。

却是纸笔间，作者不掩其对 20 年代的怀念，彼时西班牙生活奢华，追求自由和激情。

西班牙行星文学奖，奖金六十万欧元，仅次于诺奖。去年收获这巨款的为六十四岁女作家，阿莉西亚·希门尼斯·巴特利特（Alicia Giménez Bartlett）。老太太以前是巴塞罗那大学的西班牙文学教授，出名后全职写作。她擅长写警匪小说，2011 年凭小说《没人能找到你》（*Donde Nadie Te Encuentra*）获西班牙纳达尔奖。阿莉西亚女士以在西语世界大受欢迎的巴塞罗那女探长彼得拉·德利卡多系列小说而闻名，但此番获奖的《赤裸裸的男人们》（*Hombres Desnudos*）是一部她自称的社会小说，讲述下岗教师和被弃女雇员的故事。评委赞其环境描写有趣，对话格调颇高。

莱昂纳多·帕杜拉（Leonardo Padura），驰名古巴国内外。2012 年荣膺古巴文学最高奖，古巴国家文学奖。去年又在墙外香气四溢，获得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女亲王文学奖。阿斯图里亚文学奖为西班牙权威奖，2014 年王位变更后，从亲王奖更名为女亲王奖。帕杜拉创作系列侦探小说，主角为侦探孔德。他破解凶杀之谜，却是质问社会之恶。帕杜拉借孔德之口，怒斥此腐烂黑暗的世界。冷战期间，古巴硝烟四起，美苏厮杀。帕杜拉大作为《爱狗的男人》（*El Hombre Que Amaba a Los Perros*），借悬疑故事，直指古巴与俄罗斯及美国纷繁复杂的外交政治关系。

综上所述，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南欧国家的大奖获奖作品，倒是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侦探类小说似乎深受他们的青睐。尽管其基本套路总是“一件神秘的罪案发生了，许多人涉嫌，最后除真凶外均被排除，罪犯被捕或死去”^①，但正如埃科名作《玫瑰的名字》一样，看似是侦探悬疑，实则另有玄机。

① W. H. Auden, “The Guilty Vicarage”, in *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Faber, 1948).

二、以现实主义之盾，抵御尘世之乱

王尔德喊出了响当当的“艺术为艺术”口号，以其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更是树立了艺术独立的旗帜。俄国形式主义奠基人什克洛夫斯基曾说：“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旗帜的颜色。”^①但文学与生活，并非独置两隅，互为两极。纵观2015年东南欧文坛，大有回归现实主义之势态。

意大利文学奖五花八门，谁都可以自立奖项，书贩，酒商，出版社，通通可以创一个知名奖项。如堪称意大利畅销排行榜的班卡雷拉奖就来自一群寂寞的书贩。班卡雷拉原意即为“小摊贩”，半个世纪前始创于托斯卡纳。既是书商所立，自是在意销量。每年七月倒数第二个周末一过，他们就能赚得盆满钵满。2015年热那亚商人之女莎拉·拉塔罗（Sara Rattaro）以一票之差险胜。拉塔罗2009年出道，产量不算多，6年5本小说。2011年第二本小说：《对你的任意一种用法》（*Un Uso Qualunque di Te*）一出，一周即售2万册，后又译成9种语言。拉塔罗生物学家出身，10年后转修传媒，去年还客串了世博会形象大使。获奖小说《无与伦比的你》（*Niente e' Come Te*）讲述跨国离异家庭，玛格丽特5岁时随母移居丹麦，自此再未见父亲。10年后，母亲意外去世，她被迫回归意大利，与生父艰难同行。书外，意大利经济危机；书内，伤感离愁，细腻脆弱。意大利离婚率飙升，单亲家庭本应备受关注，而拉塔罗讲述的是更为特殊的跨国离异家庭，将文化冲突置于核心。

意大利巴古塔文学奖历史最悠久，已是88岁老人。金牌得主为桑德罗·维罗内茨（Sandro Veronesi）。建筑出身，毕业论文却以雨果为题。他早已成名，早在2000年，大作《过去的力量》（*La Forza del Passato*）同时收获坎皮埃罗奖和维阿雷乔奖，可谓虎虎生威。而2006年，

① [俄]什克洛夫斯基：《文艺散论·沉思与分析》，引自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1页。

又凭借《平静的混乱》（*Caos Calmo*）斩获斯特嘉文学奖，并征服法国，荣膺费米娜文学奖（*prix Femina*）及地中海外国作品奖。维罗内茨下定决心，要将意大利五大文学奖通通收入囊中，新作《稀有土壤》（*Terre rare*）荣登巴古塔奖榜首。获奖理由：“剧情复杂，引人入胜。”评委力赞其为“Page Turner”，称其写作水平一流。寻常中年男人，生活平淡无奇，某日却无来由地心境突变。颇有皮兰德娄之风，于普通中探究人生，在平凡生活中感受现实的无奈。

又一名女作家摘得葡萄牙卡蒙斯奖，此奖为葡萄牙文坛风向标，选中的作家自然是极有代表性。获奖人为海利亚·柯雷亚（*Helia Correia*），本是一名高中老师，主攻希腊戏剧。特洛伊之战、海伦、安提格内在其作品中获得重生。柯雷亚文风多变，写得了长篇短篇，驾驭得了传奇、戏剧和诗歌，每部作品都完全不一样。评委盛赞其多才多艺。“很少有人能用像柯雷亚一样，拥有如此多变的写作风格。”而葡萄牙挑中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大概也是重温经典，盼能在逝去的黄金岁月中找到一点慰藉。葡萄牙评论界更是欣慰不已，因为柯雷亚身上闪耀着卡米罗·科斯特罗·布兰科（*Camilo Castelo Branco*）和艾米莉·勃朗特的余光。

2015年欧洲政治动荡，多国前途不明。欧盟形势严峻，经济发展低迷，失业率增高，移民蜂拥而至，欧洲晴朗的蓝天一直被阴云笼罩。欧元区面临分裂，不愿意接受紧急救援的希腊频传退出欧元区之音。媒体人甚至将2015年称为希腊的“灾年”，沉重的债务让希腊政府苦不堪言，百姓遭受财政紧缩的“摧残”。西班牙和意大利倒是改革有方，逐步显露经济复苏迹象。但整个欧洲形势依然不温不火，这几国获奖作品，也大抵从家庭或人情中切入，在细腻的感情中迂回婉转。

三、零之玩味，赏老作家新作

埃科老爷子再次坐了冷板凳，意大利最具潜力老作家终究无缘诺

奖。自打1997年达里奥·福的辉煌后，意大利在21世纪的诺奖坛上一片沉寂。年年有人预测埃科，却是年年失利。埃科最畅销的自是《玫瑰的名字》（*Il Nome della Rosa*），高达六百万册，这数字是意大利人口的十分之一。83岁的银发老人跟年轻时一样，依旧热衷描写阴谋，拿手菜是一道欧洲阴谋论大杂烩。1980年的《玫瑰的名字》、1988年的《福柯摆》（*Il Pendolo di Foucault*）、2010年的《布拉格墓园》（*Il Cimitero di Praga*）无一不是以阴谋为背景。这大概与埃科常年执教的博洛尼亚大学有关，此校为意大利政治热潮温床。去年年初，老爷子的第七本小说问世，名为《数字零》（*Numero Zero*）。1992年，意大利正经历净手运动和黑手党整治。平庸的年轻人，被卷入俄罗斯套娃般的大阴谋中。新创立报纸“明天”，旨在散播谣言，敲诈政要。埃科明确影射意大利前首相贝卢斯科尼，此君独门绝技正是借媒体控制政治。大阴谋席卷年轻写手，原来墨索里尼竟未被绞死，他金蝉脱壳，仍暗里操纵着意大利。《数字零》篇幅不长，只有寥寥两百页。而埃科文风大变，平铺直叙，以至于国内评论界讥讽，此书除了作者是埃科外，与埃科其他书再无相同处。究竟是新闻创造了报纸，还是报纸制造了新闻？意大利缘何堕入腐败深渊？埃科没有提供答案，这报纸也从未真正诞生过。埃科将问题又抛给了各位看官。

四、以世界文学之剑，直刺撒旦之恶

如何借世界文学之剑，化解这尘世之恶？匈牙利国虽小，节气却颇高。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László Krasznahorkai）被中国书迷亲切称为“卡叔”，此大叔一派后现代作风，忧郁艰深。看他最负盛名作品即可略知一二。小说《抵抗的忧郁》（*The Melancholy of Resistance*）深得德国人心，获1993年德国最佳图书奖，还斩获匈牙利最高荣誉科舒特奖。此书满满史诗腔调，怪异诡谲，严肃又嘲弄，狂妄却悲凉，恢弘却躁动。《撒旦探戈》（*Satantango*）最令人称奇，

译者花四年才完成英译本，改编电影竟长达七小时。集体农庄，毁灭前夕，该如何度过这困惑与失落？或许是由于片名《撒旦的探戈》缘故，此电影竟也夺去了一人性命。2005年，电影杀青前夕，法国制片人巴尔桑（Humbert Balsan）因无法承受巨额制作费，选择自杀。此电影怪异却魅惑，正符合卡叔气质。卡叔极具世界文学眼光，早就瞄上了中国。他与很多日本作家一样，多年前，怀抱美好，满心以为能找到那梦中的中国。可真来了之后，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丰满的梦想变成骨感的现实。《天空之下的毁灭与哀愁》（*Destruction and Sorrow Beneath the Heavens*）写的正是这几次中国之行。一声哀叹，道不尽这毁灭之情。

尼刻（Nike）文学奖虽年轻，但却被封波兰最重要文学奖之一称号。这奖曾好几次颁给同一个女人：奥尔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她极富民族色彩，民间传说与当代波兰生活融合交织。既魔幻又现实，既神秘又平实。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Primeval and Other Times*）与《白天的房子和黑夜的房子》（*House of Day, House of Night*）分获两次尼刻奖。奥尔嘉以坚定民族作家的身份，赢得了德波国际桥和平奖。世界文学再次在民族文化中植根，大抵是因为东欧国家大多经历过复杂政治历史，奥尔嘉也只想寻根拷问历史。其作品好似一艘从梦中出发、停泊在现实的船。

捷克人贾凯·托坡（Jachym Topo）赢得去年斯洛文尼亚·瓦伦西亚国际文学奖。此奖为斯洛文尼亚作协颁给中欧地区作家的奖。匈牙利、波兰、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黑、爱沙尼亚等这些小国都榜上有名，历届获奖名人有：昆德拉，波兰著名诗人赫伯特，意大利排名紧追埃科的文评人马格里斯，还有去年获布克国际奖的卡叔。贾凯六二年生人，二十二岁时签署七七宪章，该宪章为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反体制文件。他的大作《城市银色姐妹》（*City Sister Silver*）曝光独裁后之捷克社会。布拉格之春凋零，苏联模式弊端仍见于当前社会。贾凯心系世界，用文学做盾牌，企图在支离破碎的社会中找回捷克民族的根。

结 语

欧盟大一统下，实则蕴含着多种文学表达可能性。欧洲文学既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又具有共生性。传统现实主义的疆界早就被突破，非现实与超现实早已成气候。但2015年东南欧却似乎有回归传统之势。或许，现实与非现实都只是作家用来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已。盘点2015年东南欧几个主要国家文坛大事，可找到共同线索。侦探小说是高频词，家庭温暖仍是作家们努力寻找的目标。以史为鉴，在历史和经典中重拾生活的勇气。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